

K152

W356

冈村宁茨受审记

王树森 著



Bayi Chubanshe Baiyi Chubanshe

WANG SHUSEN ZHU

GANGCUN NINGCI
SHOUSHENJI



024361

3



(上) 中国军人被日军
砍头

(中) 日军枪刺中国平民

(下) 侵华日军杀人比赛





(上) 被日军屠杀的我国同胞

(中) 日军在南京活埋我国同胞

(下) 南京大屠杀时，被押往刑场的我国同胞



目 录

第一章	厄运来临	(1)
第二章	迷惘混沌	(47)
第三章	芷江谈判	(69)
第四章	“三九”受降	(123)
第五章	金蝉脱壳	(143)
第六章	战后轶事	(184)

第一章 厄运来临

1

1945年8月，号称“四大火炉”之一的古都南京，每日的气温总在32℃以上，那种闷热的境况，真叫人难耐。

日历牌翻到了新的一页，数字标明已是8月8日。

冈村宁茨大将昨晚照例睡得很好。他的军旅生活，向来是规律而平静的。昨晚和司令部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玩围棋，可真痛快，他是大获全胜。玩罢棋，他又照例看了一大段中国史书，才上了卧榻。

一觉睡到大天明，睁眼看窗外，天气虽阴无雨。他反思司令部可能不会有什么重要事体，便计划再到兵器厂的大水池去钓几尾大鱼来。

冈村宁茨大将受天皇之命来中国活动，早在二十年代初就已开始，迄今已有20多个年头，堪称地地道道的“中国通”。就按1941年就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起算，也有4年多的时间了。对于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队策动、展开、持续

的对华侵略战争的全过程，冈村宁茨是日军少壮派和强硬派中的中坚分子。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超常的熟悉程度的缘故，所以尽管近来国际战局的总趋势急转直下，诸多迹象表明日本战败已成定数，但作为日本侵华军总司令的冈村宁茨，却总是对此木然视之，置若罔闻。

他不愿意承认“无敌皇军”的败北。

他不相信太阳旗当真会折倒。

因此，这位大将作过一番清洁整装，用了些甜美早点之后，决计还是要钓他的鱼去。

冈村宁茨叫了几名士兵，带着他那副有扭动滑轮的高级鱼具，走出司令部，走向已在门口等候的小车。

可是，司令部副总参谋长面容忧郁地挡在了总司令官的面前。

“有什么事吗？”

“报告总司令官，情况非常不妙！”

“有这么严重吗？”

“相当严重！”

“那么……”

“请总司令官回返总司令部！”

“……”

冈村宁茨不得不把鱼具交给卫士收起，而后与今井武夫返回了他的办公室。

这是一间宽敞的大厅，满墙的军事地图显示着这座中国古典建筑在日军机密决策中的重要地位；宽大写字台上摆置的好几架电话机，说明这里还是指挥和新闻的枢纽。

一点不错。这里正是冈村宁茨作出一桩桩针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的毁灭性指令的所在。

身材高大的今井武夫恭敬地用双手把几份最新抄收的电文，呈向总司令官的写字台。

冈村宁茨扶扶玳瑁边的眼镜，伸手拎起了上面的一封电报纸。

冈村宁茨看起来要比今井武夫瘦弱一些，但他的正统军人气质，却较今井更加典型：刻板的面孔，挺直的腰身，凶狠的目光，骄横的表情，使部属无不望而生畏。

“怎么会是这样？”

冈村宁茨自语着，显然有些愤愤地翻阅着那些电报纸。

他念道：“在希特勒德国战败投降后，日本是继续进行战争的唯一大国。……考虑到日本拒绝投降，盟国已与苏联政府接洽，提出参与同日本作战的建议，以缩短战争时间，减少伤亡，为尽速恢复和平作出贡献。

“作为一个盟国，苏联政府恪守其义务，接受盟国的建议，加入盟国7月26日宣言。”

“怎么，苏联也加入了波茨坦宣言？”冈村宁茨怀疑地盯着今井武夫问道。

“是的，他们也加入了。”

“可是，他们此前既不是与我交战国，也没有参加波茨坦宣言呀！”

“一点不错。可他们态度的转变，直到今天外长莫洛托夫召见我驻苏大使佐藤先生时，才公开表明的。”

“咳！”

冈村宁茨沉重地叹息着，继续读完了电文的下余内容：

“鉴于以上所述，苏联政府宣布，自明日，即8月9日起，苏联认为自己处于对日战争状态。”

“啪！”

冈村宁茨简直是使出了平身的力气，将电文用重掌拍按在了面前的写字台上。

这封刚刚抄收的由莫斯科电台向全世界公布的文件，使冈村宁茨不得不相信苏联已经对日宣战。而这封电文，其实就是宣战书。

但冈村宁茨又确实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自从8月6日美国的原子弹在广岛上空爆炸，广岛几被夷平后，日本军、政界此前普遍的认识，本来是寄希望于苏联的：即使不作中间调停，也不要对日宣战。这样，实际等于支持和保护了日本。

可是，事件居然发展得这样快，这样出人意料，因此，就连一向刚愎自用的冈村宁茨，也当真有几分吃不消了。

不过，他毕竟是受过多年军国主义教育的日军陆军大将，他必须做出临悬崖而泰然置之的姿态。因此，冈村宁茨很快地调理了自己外露的颓丧，换一副不屑一顾的面孔，对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说：“苏俄惯用政治煽动之手段，其大肆宣扬的战书不足为凭。目前，尚未接到大本营的指令，我相信大日本帝国依然是不可战胜的。苏俄的宣传严格控制，不得外泄。”

“是！”今井武夫恭顺地点头应道。

“那么，八路军方面有什么动态吗？”冈村宁茨一边把写字台上的电报纸让今井收拢，一边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问道。

“据重庆提供的一份《新华日报》昨天发表的一篇文章透露，共产党八路军对美国原子弹轰炸广岛持抗议态度。文章说：战争的目标是打倒日本军国主义，而不是日本人民，……科学的成就应该有助于人类的进步，而不是毁灭人类。”

“嗯，《新华日报》。这份报纸，好像是共产党的喉舌。”冈村宁茨不怀好意地回忆着说。

“是的。就在《新华日报》的文章里，共产党已在鼓吹着手战争的善后事宜了。”

“他们怎么讲？”

“他们指出，中国人有权提出日本战犯的名单。他们的报纸全力推进这项工作，公布了大批皇军在华所谓战犯的名单，并且列述了种种罪名。而且，他们把为首的一名战犯名字，就写成——”

“什么？”

“这——”

“讲！”

“写成了总司令官阁下您的大名。”

“什么？冈村宁茨是第一号战犯？”

冈村宁茨在如同猛受一击而突然迟滞片刻后，猛地爆发出一阵怪兽咆哮般的狂笑。那笑声令人毛骨悚然，使整个大厅都凜然颤栗。

笑过之后，冈村宁茨呆立原地，表情木然，目光中流露出一种极其复杂的神韵。

半晌，他才对不知所措的今井武夫副总长说：“要镇静，要注意大本营的指令。皇军的进退，一切以天皇旨意为准绳！”

“天皇万岁！”今井武夫附和着。

8月9日深夜11时55分，在距离当日上午11时美国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12小时50多分钟之后，日本皇宫的御文库里正要举行又一轮的最高秘密会议。

御文库是日本皇室专门构筑的防空壕。这里共有6间屋子，其中有一间是会议室。尽管室内有豪华的棋盘格天花板，屋顶垂吊着的枝状彩灯光芒耀眼，各种陈设也都时髦考究，绵软的高级沙发使人肢体舒适，但今日的与会者却无一人有往日那种尊严的享受雅兴。

这是首相铃木召集的一次内阁会议。严格的说，应该是白天已经休会两次的内阁会议的继续。

由于苏联公开对日宣战，日本朝野惊惧，巨大的政治冲击波，如同原子弹爆炸一般，使日本内阁受到强烈的震动。在上午11时至2时的3小时会议上，由于军界和文官对于降与战的截然不同的见解，未能形成决议。而从下午直开到晚11时的续会，又以同样结果告终。无奈之际，作为内阁主持人的首相铃木，只好使出他的最后一招：请天皇作出决断。

被召来参加会议的人员都已到齐，他们是被称为“六巨头”的首相铃木、外相东乡、陆相阿南、海相米内、陆军省参谋总长梅津和内大臣木户，以及四名书记官长和干事。

当大臣们刚刚坐定后，天皇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了进来，朝着上首的御座走去，款款落席。

大臣们依照惯例，低垂着头颅，向天皇深深地鞠躬，坐到各自的位置上。文官们悄无声息，军人们的军刀和地面或

座椅碰撞，发出“叮叮噹噹”的声响。

会议的气氛一开始就异常清冷、紧张。

铃木首相首先示意宣读《波茨坦宣言》。

书记官长迫水以晦涩的慢速度念着那份几天前由敌对的盟国发布的宣言，当他读到“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及充分之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时，在场的日本高级军事将领们全都惶惶不安，他们的头上分明都沁出了亮晶晶的汗珠：一种末日到来前的厄运将至感，使这些昔日歇斯底里的战争狂人神形憔悴。

年届78岁的铃木贯太郎，是在4月5日才接替前首相东条英机，由天皇指命为新任首相的。此前他是海军大将，枢密院议长。

在战局的进展已明显对日本国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天皇决定一反前态，起用这位弓腰驼背的老者出任首相，不能不说是用心良苦。

铃木深体天皇的意图：让他尽快收拾战局。因此，他在白天的会议上因明确表示同意接受《波茨坦宣言》，尽快结束战争，而遭到陆相阿南等强烈反对后，不得不采取了今晚这种形式。

老态龙钟的铃木首相，弓而驼的腰背更加弓驼了。他把白天“六巨头”会议上形成的文官和军人对垒的辩论情况略述了一遍，然后便让大家陈述意见。

外相东乡茂德患有严重贫血症，而近来的外事活动又使他精疲力竭，但此刻，他还是振作精神，坚持自己的看法。

东乡说：“原子弹已经急剧改变了整个军事形势，为军方

提供了大量结束战争的理由。鄙人以为：只要能保持国体，就应该立刻接受波茨坦宣言。”

海相米内先政，虽系军人，但他作为铃木首相的同僚，却是站在文官一边。他面对天皇，明确表示：“我同意东乡外相的意见！”

“我反对外相的意见！”

陆相阿南喊叫着，显得十分激动。不，应该说是激愤。他固执己见，坚持申述他的主张：“第一，必须绝对尊重天皇主权。第二，日本自己解散自己的军队。第三，自己审判战犯。第四，限制占领军数量。”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谁也没有发言，天皇沉默地坐在他的御席上。

半晌，阿南又愤愤地说：“不然，我们就拿出勇气继续打下去。死中求生！”

阿南在喊叫着，他是被称作日本陆军最后希望的。阿南气急败坏地申辩道：“我们一定能给敌人造成重大伤亡，即使我们战败，我一亿国民也准备为名誉而死，使日本民族的事业名垂青史。”

阿南说出了日本军界的普遍情绪：核心是维护日本陆军的荣誉。下午会议时，他曾叫嚷：“皇军士兵将拒绝放下武器，尽管他们知道是要求他们投降的。因为除了继续进行战争外，我们确实没有别的办法。”

在昏暗的灯光下，阿南涕泪交流，满脸泪花。

席间忽地立起一位剃着光头，保持着日本军人武士道仪态的将军。他便是陆军参谋总长梅津。

梅津接过阿南的话说：“在那么多的英勇将士为天皇尽忠

后，无条件投降是不可思议和不可理解的，陆军无论如何接受不了。”

站在文官立场上持主降意见的枢密院议长平沼，一向被军界看成是个超国家主义的代表人物，而且，有人甚至怀疑他是个十足的“巴多格利奥式人物”。直言之，就是惯于搞投降的人物。

平沼的出身是皇族，他的态度大抵预示着皇族的倾向。平沼没有直接表露自己的主张，却率直地要求席间的军方人士直接答复：“请问，日本军人有没有能力继续打下去？”

这样的问话，使军方人士十分恼火。对于多年来一直持“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论的日本军人来说，这简直近于侮辱。

梅津参谋总长咬牙切齿地回答：“我们可以用防空的措施，来阻止原子弹爆炸。我们一直在为未来作战保持实力。我们预期总有一天要反攻！”

“可是，”铃木首相持重地坐在他的位置上，把他出任首相后几个月中设立特别调查局的调查结果端了出来。他说：“我国钢铁月产量，比官方估计的少三分之二。飞机的产量，只相当于原指标的三分之一。整个运输系统已处于瘫痪状态，国民面临饥荒，城里人苦难最深，每星期天，都有数百万人带着值钱的东西到乡下去换食品。情况表明，日本国力已经衰竭，应当说这是帝国政府发动长期战争的必然结果。所以说，日本已无力再战。”

海相米内不无感慨地说：“我们必须丢开面子，尽早投降！”

阿南陆相反感地抨击道：“敌人入侵日本时，我们肯定能使他蒙受严重损失，反败为胜。扭转战局并不是不可能的。”

枢密院议长并没有被军方的说教所左右，他转而向御座上的天皇说：“按照皇祖皇宗遗训，陛下也有责任防止国内的不安。”

平沼此话，可谓含义深邃，他提醒天皇：陆军不服从控制，十分值得警惕。

天皇一言未发，双目深邃地静观着他的重臣们的争辩。

这时，海军司令部总长丰田发言，而他的言辞却是这样地令人捉摸不透。他说：“我们不能说一定能取得胜利，同时，我们也不相信会完全失败。”

大家争得面红耳赤，马拉松式的会议使每个内阁重臣都如牛负重。

铃木首相站起来，尽力挺挺弯弓式的躯干，向大家说：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许多个小时了，依然没有结论。按目前情况看，‘六巨头’形成三比三之势，3人同意接受波茨坦宣言，三人反对，相持不下。”他转向天皇，俯首说道，“呈请陛下圣断：我们没有这个先例，我也觉得难以启口。不过，我现在必须仰请天皇陛下速作圣断。”

铃木说到这里，离开席位，直朝天皇走去。这位78岁的老相，样子是那样衰老，他步履蹒跚，摇摇欲坠地走着。谁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大家都用吃惊的目光盯着铃木的驼背，陆相阿南甚至喊叫起来：“首相……”

铃木对此置之不理，一直走到了天皇面前。

他沉重地站立着，慢慢地躬下腰去。可他并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做出什么意外之举。

天皇从指命铃木出任首相那天起，其实就和铃木心心想通。因而，铃木眼前的失态，天皇完全心中有数，他向铃木

点点头，示意他回到座位上去。

铃木重新回到他的位子后，天皇终于开口了：

“朕已认真考虑了国内外形势，并得出结论认为：继续战争意味着民族的毁灭，延长世界上人类的流血和残酷行为。我不忍目睹无辜国民再受苦受难。恢复世界和平，解除国家之可怕苦难的唯一办法就是结束战争。”

与会者全都俯身向前，虔诚地听着天皇的“玉音”。有的人趴在桌子上，哭泣起来。军人们所受的刺激，也许比任何人都大。他们的失态，全然不像以往那种武士道精神十足的样子了。

天皇还在继续发话：

“每想到那些忠心耿耿为我效劳的人，想到在遥远战场上牺牲或负伤的陆海军战士，想到那些在国内因空袭而失去家业——往往还丧失自己生命——的家庭，不胜痛心。不言而喻，我不忍看到忠勇将士被解除武装。我同样不忍看到曾献身于我的人，反被作为战争煽动者受到惩罚。然而，现在是我们忍不住也得忍的时候了。当我回忆起先帝明治天皇在俄、德、法三国干涉时的感情，我只能咽下眼泪。就按外相所概述的批准接受盟国波茨坦宣言吧！”

会议室内死一般地宁静，人们的呼吸声和啜泣声清晰可辨。陆相阿南俯首缩肩，一言不发。

对于皇权至上的日本帝国来说，天皇的话，就是法典，就是定论。裕仁天皇这些话，交织着悲凉、愧悔和无奈。人们并没有忘记，正是天皇自己，当年批准了日军向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抚今追昔，人们从天皇的痛悔中，深切地洞察到了这个高高在上的人的虚伪和伪善，洞察到了

他的文过饰非和狡猾奸诡。

在诸大臣的沉默中，天皇裕仁加重语气，流露出一种极力克制的愤怒说：

“战争开始以来，陆海军所进行者，与计划相差甚远，若继续战争，今后岂非同样乎？应即考虑迅速停止战争之道！”

铃木一直在原席位上坐着。此刻他用一种颤抖的声音说：“我已聆听了陛下的圣断！”

天皇点点头，走下他的御座，头也不回地慢步退出了会议室。

此刻，已是凌晨2点多钟了。

天皇的脚步声已经去远，铃木这时才以内阁首脑的身分说：

“应该把天皇陛下的圣断，变成本次会议的一致决议！”

随即，参会大臣们都在会议记录上签写了自己的名字。就这样，在盟国承认天皇合法地位的前提下，日本决定投降，接受了波茨坦宣言。

但是，军人们的内心并没有真正服输，他们表面接受了天皇的决断，暗中却依然对继续战争耿耿于怀。就在签字的当儿，有人就冷嘲热讽地对铃木说：

“怎样，这下你高兴了吧！”

铃木不置可否。他接着在首相官邸召开内阁会议，由内阁履行批准结束战争的手续。

3

已经是8月10日傍晚了，一直在南京的总司令部静候着

东京大本营指令的冈村宁茨，却没有得到半字半句有关降与战的正式消息。

苏联发布宣战公告已有两天，东京为什么无动于衷呢？冈村宁茨对此莫名其妙，他不相信大本营会对如此重大的转折置若罔闻。他断定内阁正处在极端复杂的矛盾斗争中。

说真的，就冈村宁茨来说，他决不承认也不愿意承认日本会战败。他笃信皇军尚有起死回生的潜力，尽管目前的处境并不令人乐观。他相信刚愎自用的阿南陆相一定会在内阁中，代表以陆军为主的军界鼎力争取，使天皇决意战斗到底。但是，天皇起用了铃木，这毕竟是个不祥的预兆。首相直接对天皇负责，难道起用那个78岁的老头儿，不正是天皇拟降主旨的表露吗？

冈村宁茨的心“咚咚”地跳着，他好烦躁，立起身来，走向总司令部大厅的楼窗口，用双手猛地将两扇木窗“哗”地向外推开。

已是夜8点多钟了。闷热了一整天的南京，这时正尽情地享受着丝丝凉爽的晚风。

冈村宁茨俯首向楼窗外的街市望去，他的目力所及范围内，出现了日军占领南京8年来，从未有过的罕见景象，那景象让这位侵华军总司令困惑不解。

在街头巷尾，三五成伙的市民，正在交头接耳地窃窃议论，分明在互相传递着一些令人开心的消息；

平时宵禁后很少行人的马路上，明显地出现了不少入眠后又起床来到户外的居民，有的甚至穿着睡衣，像南京人传统的大年夜走喜神一样，在街头徘徊；

几处已经打烊的店铺，居然重新燃起了灯火；附近某外